

趙景深編

初級中學

北新混合國語

第二冊

北新書局發行

趙景深編

初級
中學

北新混合國語 第二冊

北新書局發行

初級中學
北新混合國語六冊

翻印必究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
一九三二年六月四版

▲第二冊 實價大洋六角

編者 趙景深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二八〇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南京 開封
廣州 汕頭 重慶 雲南 北

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 第二冊目次

三一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一）
三二	林冲·····	水滸（一〇）
三三	王冕的少年時代·····	吳敬梓（一六）
三四	希望·····	謝寅（二三）
三五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二九）
三六	伊和他·····	葉紹鈞（三七）
三七	秦淮健兒傳·····	李漁（四三）
三八	燈下·····	羅黑芷（五一）
三九	武風子傳·····	方亨咸（五五）

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 第二冊目次

二

四〇	雪邊……………	鈕 琇(六一)
四一	項脊軒志……………	歸有光(六八)
四二	藤野先生……………	魯 迅(七三)
四三	促織……………	蒲松齡(八七)
四四	芋老人傳……………	周 容(九七)
四五	市聲說……………	沙張白(一〇二)
四六	地動……………	葉紹鈞(一〇八)
四七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一一九)
四八	先驪(哀禾)……………	周作人(一二九)
四九	喫茶……………	周作人(一三八)
五〇	唁辭……………	周作人(一四七)

五一	醉書齋記·····	鄭日奎(一五六)
五二	遊釣臺記·····	鄭日奎(一六一)
五三	與鄧衛玉書·····	鄭日奎(一六八)
五四	荒島遊歷記(焦爾思威奴)·····	梁啓超(一七五)
五五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一八九)
五六	鴨的喜劇·····	魯迅(一九六)
五七	燕子與蝴蝶(戈木列支奇)·····	周作人(二〇五)
五八	無題·····	徐志摩(二一六)
五九	紅海上的一幕·····	孫福熙(二二三)
六〇	文明與奢侈·····	蔡元培(二二七)

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 第二冊

三一 蟬與紡織娘〔二〕

鄭振鐸

你如果獨自坐在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來打擾你，一點鐘二點鐘的過去，嘴裏銜着一枝烟，躺在沙發上慢慢地噴着烟雲，看他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那末在這靜境之內，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那鳴蟲的作響，真不是凡響；如果你曾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你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你會聽見過紅樓重幔中透漏出來的絃管聲，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那末，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

了。

蟲之樂隊，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便是截然的兩樣。蟬之聲是高曠的，享樂的，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迎風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結婚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二〕之歌。無論聽了那嘖……嘖……的曼長音，或嘖格……嘖格……的較短聲，都可以同樣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秋蟲的鳴聲最複雜；但無論紡織娘的咕嘎，蟋蟀的唧唧，金鈴子的叮令，還有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他們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三〕之曲。他們的歌聲，是如秋風之掃落葉，怨婦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遠而淒迷，低徊而愁腸百結。你如果是一個孤客，獨宿於荒郊逆旅，一盞熒熒的油燈，對着一張板床，一張木桌，一二張硬板櫈，再一

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那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當當的安睡了。什麼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在你心上翻來覆去，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一上去便不再想下來憩息。……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天井裏統統是銀白色，枯禿的樹影，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秋蟲之聲，大概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我在山中，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鳥聲還比不上。那時天氣是很熱，即在山上，也覺得並不涼爽。正午的時候，躺在廊前的籐榻上，要求一點的涼風，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一動也不動，看看足底下的花草也都靜靜的站着，似老

僧入了定似的。風扇之類既得不到，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在這時候，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閉了目，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忽斷忽續，此唱彼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炎熱似乎也減少了，然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什麼都不覺得。良久，良久，清夢醒來時，却又是滿耳的蟬聲，山中的蟬真多！絕早的清晨，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幹亂搖一陣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每一個早晨，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至今是百隻以上的蟬是這樣的被捉，但蟬聲却並不減少……

半個月過去了；有的時候，似乎蟬聲略少，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雖然嘖嘖……的不息的鳴着，却並不覺喧擾；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

到！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時時的干涉孩子們捕捉。

到了一夜，狂風大作，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向檻內廊上傾倒。第二天還不放晴。再過一天，晴了，天氣却很涼，蟬聲乃不再聽見了！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咕嘎……咕嘎……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那是紡織娘。『秋天到了。』我這樣的說着，頗動了歸心。

再一天，紡織娘還是咕嘎咕嘎的唱着。

然而第二天早晨，當太陽晒得滿山時，蟬聲却又聽見了，且很不少。我初聽不信；嘖……嘖……嘖格……嘖格……那確是蟬聲！紡織娘之聲又潛踪了。

蟬回來了，跟牠回來的是炎夏。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

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了蟬之夏曲呢？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

(選自山中雜記)

作者小傳

鄭振鐸（一八九八——）福建長樂人，文學研究會之中堅人物，主編小說月報垂十年。創作有山中雜記、家庭的故事等，編輯有文學大綱、中國文學史、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俄國文學史略、太戈爾傳等，翻譯有血痕（合譯）、莎甯、海鷗、六月、貧非罪、灰色馬、萊森寓言、印度寓言、新月集、飛鳥集、天鵝、高加索民間故事、列那狐的歷史、太戈爾戲曲集、太戈爾詩等。

註釋

（一）蟬與紡織娘 本篇係在莫干山所作。莫干山在浙江武康縣西北二十七里。

（二）行吟詩人 (Troubadour) 中世紀法國東南部一州布羅溫斯 (Provence) 之宮廷

文學派，以辭句華麗韻律變化爲主，既事技巧，且炫情熱。內容多頌揚爲其所護之女王貴嬪，稱其淑德容色，並抒一己之敬愛，大都千篇一律，故評價甚低。

(三) 雍露 古挽歌，言人命如雍上之露，易晞滅也。

文法

四四，白話的前附助動詞 白話的動詞，如自動詞、他動詞、不完全自動詞、不完全他動詞、被動詞等，都與文言的用法一樣。不完全他動詞在文言裏用『以……爲』或『謂……曰』，在白話裏只是改用『認……爲』、『當……作』等罷了；被動詞也只是把文言的『爲』字改爲白話的『被』字罷了。這裏都不再多說。

文言的助動詞，差不多都附在動詞前面，但白話的助動詞卻有附在動詞後面的；所以白話的助動詞須分爲前附助動詞和後附助動詞兩種。前附助動詞與文言助動詞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現表列常見的字如下：

表可能	(1) 可以, (可), 不妨, (何妨) (2) 能, 能會, (反面是「不至於」) (3) 夠, (穀), 足, (足以), 配
表意志	(1) 要, (欲), 想, 打算 (2) 願意, (願), 肯 (3) 敢, 屑, 試, 「屑」字是常帶否定的
表當然	(1) 應該, (應, 宜), 應當, (當, 應得) (2) 須要, (要), 須得, (得), 務必
表必然	(1) 一定, 必定, (必定), 決定, (決, 決計), 斷, (斷然, 斷乎), 一準, 準 (2) 不得不, 不可不, 不免, (免不得, 未免)
表或然	許, (或許, 也許, 或者, 容或), 恐怕, (怕)

練習

試指出下面各句中的助動詞, 及其所表為何:

一，你便可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

二，愁情，鄉思，以及人生之悲感，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

三，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

四，有這種經驗的人必是不多的。

五，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

三二 林冲

水滸

……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槍，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吃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一」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大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

了去。」老軍指壁上掛的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吃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錢。」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